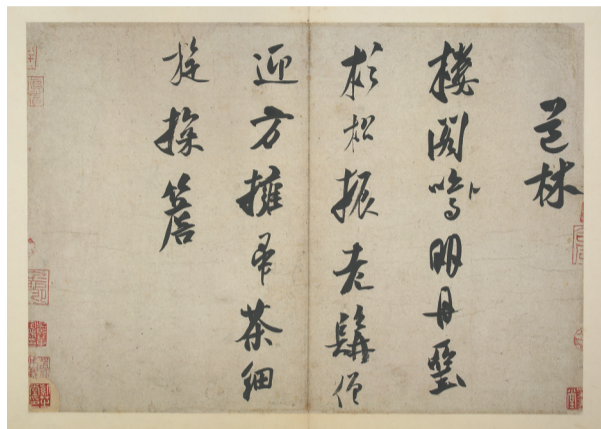


山海识东坡 身行万里



苏轼米芾书画会友： 挥翰染毫鸣鹤应

■ 吴辰



米芾《道林帖》，一级甲等文物。米芾早期作品，“翰牍九帖”之一，他根据苏轼的建议，学习魏晋书法，此时以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为主，在此帖中可窥二王之风。

故宫博物院藏

“风樯阵马”与“石压蛤蟆”

■ 吴辰

苏轼曾经评价米芾，称其书法“超逸入神”，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，当与钟、王并行，非但不愧而已”，这“钟”便是楷书鼻祖钟繇，这“王”便是书圣王羲之，有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。

米芾有一幅《道林诗帖》，其文为“楼阁阴丹罽，杉松振老髯。僧迎方拥帚，茶细旋探檐”。诗中描写的是：在郁郁葱葱的松林之中，有一座寺院，僧人一见客人到来，便“拥帚”、置茗相迎接。“拥帚”亦称“拥篲”，扫地之意。古人迎候尊贵，唯恐尘埃触及客人，常拥帚以示敬意。“茶细旋探檐”，意为从屋檐上挂着的茶笼中取出细美的茶叶。“探檐”一词，生动地表现了寺院僧人以茶请客的同时，也记录了宋代茶叶贮存的方式。

《道林诗帖》字迹错落有致，于静中显出动来，而其下笔果敢有力，正应了东坡“沉着痛快”的评价。

而反观苏轼，他自己的字别有一番滋味，东坡写字略扁，且头向上仰，脚往下伸，恰似一只蛤蟆负重却仍思逃脱。这恰似苏轼本人的命运，一肚子不合时宜，被一贬再贬，却又乐天豁达，从不向命运低头。

米芾的字是技术流，而苏轼的字却是自己人生的凝聚。



任伯年（清）画作《米颠拜石图》。资料图

人生无非是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常有颠沛逆旅之时，浮浮沉沉竟已是半生，幸好有所谓知交者能志气相投，悟言一室，虽未必轰轰烈烈，却足以慰藉心灵。米芾与苏轼的相交正是如此，在书法上同列“宋四家”的二人年龄差了十多岁，平生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也不算多，但二人绝对称得上是知交，要不然，为何苏轼在从海南北上的途中还要专门跑去和米芾见上一面呢？同是书法家，两人之间的交集自然多以书法作为媒介，而逸事佳话也便随之而来。

黄州

米芾访苏轼

米芾素有“米癫”的浑号，之所以被称为“癫”，除了不按常理出牌之外，多少还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。米芾“癫”出来的故事很多，多到数不胜数，其中真假虚实参半，但都自成一派风流态度。

有人说米芾在河边见到了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，便整理了衣冠向着石头叩拜，还认这块石头作“大哥”，称之为“石兄”，以至后世的画家们画米芾都喜欢以他“拜石”为题材；有人说米芾为宋徽宗题屏风，却看上天子家的砚台，完工之后米芾非要皇帝把砚台赐给自己，最后徽宗也只好成全了米芾，经此一役，米芾之“癫”天下闻名。

米芾如此之“癫”，遇到苏轼却也有几分收敛。两人相遇时，米芾刚过而立之年，而苏轼则刚被贬至黄州。看似一次拜访，其中却饱含着米芾对苏轼的崇敬和深情，苏轼名气虽大，可大不过世态炎凉，一个谪官，很多人避之犹恐不及，但米芾却是从湖南自己的任上专程跑去黄州的。很多年后，米芾还记得与苏轼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：“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，初见公，酒酣曰‘君贴此纸壁上。’观音纸也，即起作两竹枝、一枯树、一怪石见与。”这幅画可是有些名堂，米芾见苏轼画竹一气呵成，并不是像一般人画竹那样，一节一节地画，苏轼给出的解释是：“竹生时何尝逐节生？”遂知苏轼称文已可时胸有成竹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而苏轼笔下的枯树、怪石也大有可观，米芾在画中看到了他的“胸中盘郁”，能从画作中看出心境，两人虽是初见，却早如故交。

苏轼对这位新朋友也丝毫不吝啬，不仅为米芾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吴道子的画作，还指点他要多向晋人书法学习，于是米芾“始专学晋人，其书大进”。可以说，米芾后来能在书法上有如此大的成就，离不开苏轼的一番指导。

真州

苏轼访米芾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米芾访过苏轼，而苏轼亦访过米芾，而且还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专程访过米芾。

海外三年，苏轼虽深感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但无奈年事已高，一路北上，竟至于“但虚乏不能食，口殆不能言”。重病之中，却偶然听到儿子在身边朗诵《宝月观赋》，这正是米芾的得意之作，“油尽尘难掩，光分逐露圆。香清得桂子，珠莹坠花钿”。闻及此诗，苏轼“跃然而起”，嗟叹曰：“恨二十年相从，知元章不尽。”此时，曾经的新朋已经成了旧友，苏轼从病榻上起身，提笔给米芾写了一封信：“公不久当自有大名，不劳我辈说也。愿欲与公谈，则实未能，想当更后数日耶？”距两人上次相见已经过了数年，其间虽然书信尺牍未断，但终究不如见上一面来得痛快。苏轼思念米芾，不仅是他们之间的交情，还有米芾字迹中“迈往凌云之气，清雄绝世之文，超妙入神之字”。

旧友见面，总有很多话要说，更何况书情画意本就言之不尽，苏轼在米芾任职的真州一住便是多日，游山玩水自是不在话下。据说苏轼曾与米芾等人游金山，其间有人想要苏轼题字，苏轼推辞并让米芾写，并称米芾早已“青出于蓝”了。此时的米芾也的确不是当年的初出茅庐，欣然接受了苏轼的评价，并称“端明真知我者也”。想必当时在场诸公皆捧腹大笑，而其中滋味恐怕只有苏、米二人能说得清楚了。

苏轼毕竟已经年迈，在真州，本就沉疴难愈的东坡先生又中了暑，虽有米芾冒着酷暑给自己送来“麦门冬饮子”，却一日病重过一日。终于到了离别之日，却不想这一别便是永诀，不久之后，在距离真州不远的常州，东坡仙去，而米芾也只能空叹曰：“曾藉南窗逃蕴暑，西山松竹不堪过。”

紫金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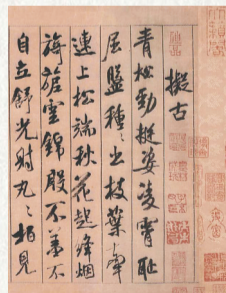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最后的风趣

苏轼在真州访米芾期间，米芾给苏轼看了自己得来的一方紫金研，研者，砚也，作为文房四宝之一，本就深受书家喜爱，更何况这方紫金研产自琅琊，乃是王右军故里，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。

有这等好砚，苏轼自然也要把玩一番，而随即，爱开玩笑的苏轼声称要带走这方砚，并叮嘱儿子要用这方砚为自己陪葬，这可把米芾吓坏了，赶紧要回了紫金研，并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封《紫金研帖》：“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，嘱其子入棺，吾今得之，不以敛，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。”苏轼当然不会不识趣到真要把这方砚带进自己的坟墓，他曾在写给米芾的一封信中大书“呵呵”，而这个玩笑也许又是一次留给米芾的“呵呵”，但是，这却实实在在地为后世留下了一幅书法精品，也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美谈，只是苏轼的一语成讖却给这段故事平添了几分凄凉。

回想当年，苏、米两人在雍丘席上，各自执笔，趁着酒劲快意挥毫，身后童子甚至来不及磨墨，那是何等气概。可是，人生在世，得一知己足矣。苏轼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能与米芾大谈笔墨，指点文坛，也算是了却平生的一段心愿。
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却沁润着灵魂。



米芾书法作品《蜀素帖》（局部），可见凌云之气。

资料图